

# 泾川茂林是故乡

书同

茂林是皖南山地中一个小镇，滁岭、丕岭、牛脊岭、水岭等大小山岭，绵延起伏于四围，濂溪从镇东淌过，魁峰点缀于镇南，镇西不远处，隔着几座大山，便是青弋江。天高地远，山青水幽，吴小如先生的祖上及族人，便世代生息于此既封闭又敞阔的地方，因青弋江一线活水，与世界保持着既遥远又密切的联系。这便是茂林，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水佳处，一个令小如先生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1. 泾县别称泾川，素有“汉家旧县，江左名区”之誉。满目的青山绿水，文房四宝中的宣纸宣笔，李白桃花潭赠汪伦诗，古村查济、黄田，新四军军部旧址云岭，成就了泾县“红绿相间，黑白分明”的地域文化特质，因此早就高山打鼓，远近闻名。小如先生曾两度还乡。第一次在一九八四年初夏，系应邀到合肥，参加浙江与新安画派的学术会议。会后集体到黄山、徽州游览，路过泾县时，在宾馆吃了一餐中饭。因为来的多是有名望的专家学者，县里招待得很隆重，饭桌上的菜肴非常丰富。可是宾馆的卫生间不怎么干净，给他这个头一次返乡的游子，留下不太好的印象。

第二次在十一年后，一九九五年秋，应泾县老年书画家协会、茂林镇政府、泾县总工会的邀请，特来参加“学习吴玉如先生书法艺术报告会”的。我后来读到他在报告会上的讲话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。他面对家乡父老乡亲说：“从祖父一辈起，我们一直在外工作。先父一生总想回来看看，终不能如愿，因为他一生坎坷。到我们这一辈也很少有回来。我的老前辈吴组缃先生，八十年代曾回来看过，回到北京，对我说：‘无论如何，在你有生之年要回家乡看看。家乡人特别热情，你不能不回去。’我始终

有这个想法，一定要回茂林去看一看。”大概正是这样一种“心心念念”，他才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并采用“走马换将”的办法，就是让在上海的小儿子吴煜，去北京照顾母亲，替他腾出时间，才使他如愿参加了这次盛会。“吴小如先生来泾县了。”不知怎么地，这消息像长了翅膀，飞到了我面前。当时我在皖东南报社工作，担任要闻版编辑。听到消息后，我怀着莫名的兴奋，匆匆跑到领导办公室，请求前去采访。不料领导的一句话，给我当头一瓢凉水：“这是政文部的事，你去干什么？”一句平淡无奇却又不容置疑的话，使我失去了与小如先生见面的机会，为此怅怅于怀达数年之久。

2. 已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但小如先生第二次来泾县时，还是特意回了一趟茂林。茂林镇位于泾县西南部山区，距县城三十多公里，系吴氏聚居而居之地，最兴旺时，人口上万，当地因此流传着“小小泾县城，大大茂林村”的民谣。

读《茂林吴氏宗谱》《茂林春秋》等书，可知茂林吴氏实为渊源甚远的名门望族，老祖宗可上溯至吴泰伯。唐宋末初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一些外地显贵，乃至废帝后裔、亡国旧臣，纷纷择地避乱，不少人来到皖南深山定居。吴氏先祖吴文学，于北宋初年随家由建康（今南京）迁宛陵（今宣城）城内南门外，其子吴希贤又于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再迁泾县茂林东庄湾，吴氏与茂林从此结缘，吴文学被奉为茂林吴氏始祖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当时的茂林地区，系濂溪（又名东溪）的冲积平原，其时还是一片芭茅滩和茂密的树林，仅有一个叫宋家坦的居民点。皖南多山地，山间沟壑，小者名冲或坑，大者称川或坦，宋家坦正是这样一块山区平坦之地。住在附近东庄湾的吴安国（吴希贤次子），娶宋氏女为

妻，在宋家坦建“延陵新宅”，自宋熙宁八年（1075）始，来与岳家联居，开始在这片荒滩进行开发。由于宋家坦位于这片山间平地的中心区域，又有水路及多条山道与临近的太平、黟县、歙县、宁国、宣城、南陵、芜湖等地相通，继而转达南京、汉口、杭州等处，因此过往商贾多取道于此，一个商贸繁荣的山区小镇遂逐渐形成。

3. 以“茂林吴家”为中心的茂林地区，从明代开始兴盛，各大村落设肆建街，形成村村有店，路路有街的格局，呈现出农耕与商贸结合的新经济形态。但茂林毕竟只是偏远深山一个小镇，难以提供更大的工商业发展空间，也无法支撑那些具有雄心抱负者的梦想。一些人大胆地走向山外，到各大城镇去闯荡，年复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赚了足够的钱财之后，又反哺家乡，营造房屋，拓建街道，铺路架桥，兴办学校，茂林集镇因之扩大繁荣，大批吴家子孙得以幼有所教，长有所为，五湖四海，建功立业，成为世人仰慕的名门望族。小如先生一家便是其中代表之一。

读小如先生文集，除对其先尊及母家史的更多描述。当年拜见先生时，曾有“吴泰伯世家”挑起话题，惜只寥寥数语，未及展开。今查《茂林吴氏宗谱》，可知小如先生的祖上大多为官员。拣近的说：高祖（107世）吴崇寿，清道光丁酉（1837）科举人，官任溧水、溧阳、丰县知县，邳州知州，赏戴花翎翎授通奉大夫（从二品衔）。曾祖（108世）吴瞻普，字翊士，清同治癸酉（1873）科举人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曾出使朝鲜，回国后先在天津做官，后赴吉林办实业，曾出资在北京宣武门外建立泾县新会馆。祖父（109世）吴彝年，字佑民，曾在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工作，后被派往吉林（今吉林）担任电报委员，借军机处路挂线，开办了吉林、长春的电话直达业务，1897年担任吉林电报局局长。父亲（110世）吴玉如，当代著名书法家，生于1898年，幼年生长于南京，1907年10岁时，随父母定居天津，先后在天津新学书院、南开学校、朝阳大学就读；因家道中落，1916年起赴东北谋生，在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（后中东铁路）供职，直到1933年重返天津，后长期定居，1982年病逝。

在泾县，人们习惯把吴作人、吴玉如、吴组缃放在一起，合称“泾县三吴”，其实吴作人、吴组缃均为茂林吴氏107世孙，吴玉如比他俩要晚三辈，因此在一些场合或文章中，小如先生才会称吴组缃先生为“我的老前辈”。

承天津翟津社先生热情联络，津门青年才俊魏碧临先生赠《书法大师吴玉如传》，使我对小如先生家世有了更多了解。但正如小如先生所言，从祖父一辈起，他们就一直在外工作，很少有还乡，与家乡已渐行渐远，只有那个叫“茂林”的地方，还会时时浮现在梦中。吴玉如先生早年曾为自己取了“茂林居士”的雅号，想必是情之所寄，家山难忘；在东北工作时，友

朋习以“泾川吴玉如”相称，足见他不仅把家乡时时放在心上，可能也常常挂在嘴边。小如先生对家乡同样一往情深，不仅热情为《茂林吴氏宗谱》《茂林春秋》等题写书名，家乡父老有求其墨宝的，无不慷慨赠书，在著作中，也常见“茂林吴小如”的落款。

4. 茂林镇建有一座“三吴纪念馆”，是茂林吴氏大宗祠之外的又一标志性建筑。纪念馆占地264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，辟有序厅、吴作人厅、吴组缃厅、吴玉如厅、印象茂林五个展厅。2010年9月28日，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。因身体原因，小如先生没能出席，而是由其弟、妹做代表参加了活动。但他始终惦记着三吴纪念馆的事。

2010年11月26日下午四时许，我拨通小如先生的电话，这是自上一学年暑期（查日记为7月16日）后，第一次通上话。他用虚弱而迫切的语气说：“您来电话，正好我要跟您说说。去年7月31日得脑梗后，住了一段医院。出院后，没跟外人说，好多人都不知道。遭医嘱，已不再跟外人联系。老伴儿10月5日去世了。我现在心情也不好。脑梗后遗症也没好，不能写字，想写的文章也不能写，毛笔也拿不住。手不能拿筷子。身体一时也不能恢复。现在整天没事，就看闲书，在屋里走走。前些日子不冷的时候，还到外面走走。”他边说边喘。接着对我说起三吴纪念馆的事：

“1995年，借着家乡为我父亲开纪念会，我回去了一次，定下了建三吴纪念馆的事。后来，我老伴儿生病，我也一直没有再去过。现在，挪了地方，搬到茂林镇上，祠堂后面，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地方。但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对。弟弟、妹妹去了之后，提出意见，他们也不以为然。我弟弟也不便当即与他们争执。”

三吴纪念馆最初是临时设在县城水西山的一栋房子里，小如先生说的“现在挪了地方”，就是指从这里挪到了茂林镇。他所说的“里面很多东西不对”，主要是指两样东西，一是纪念馆里的部分展陈物件；二是纪念馆的门匾，是欧阳中石先生所题。

他说：“在我父亲的展区里，我父亲的字、书、帖都可以展，好心人捐赠的东西，都可以展。但不是他的东西，不要往里面弄。听我弟弟说，有些摆设很不得体，放了些所谓古董、文物，还放了轴轴罐儿、蜡封台，不伦不类。我父亲又不是王世襄，摆个轴轴罐儿干嘛啊？放个砚，文房四宝什么的，都合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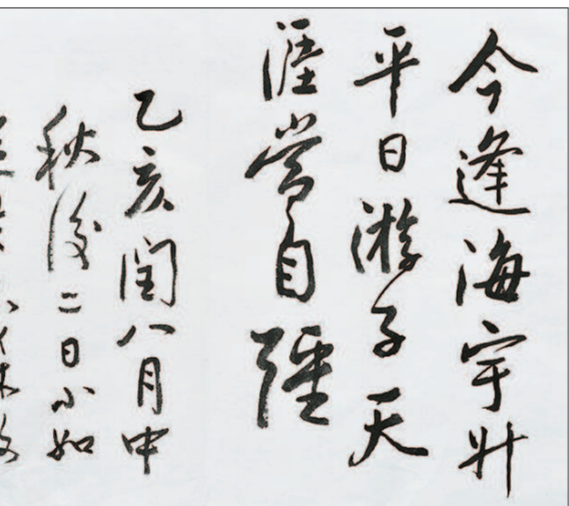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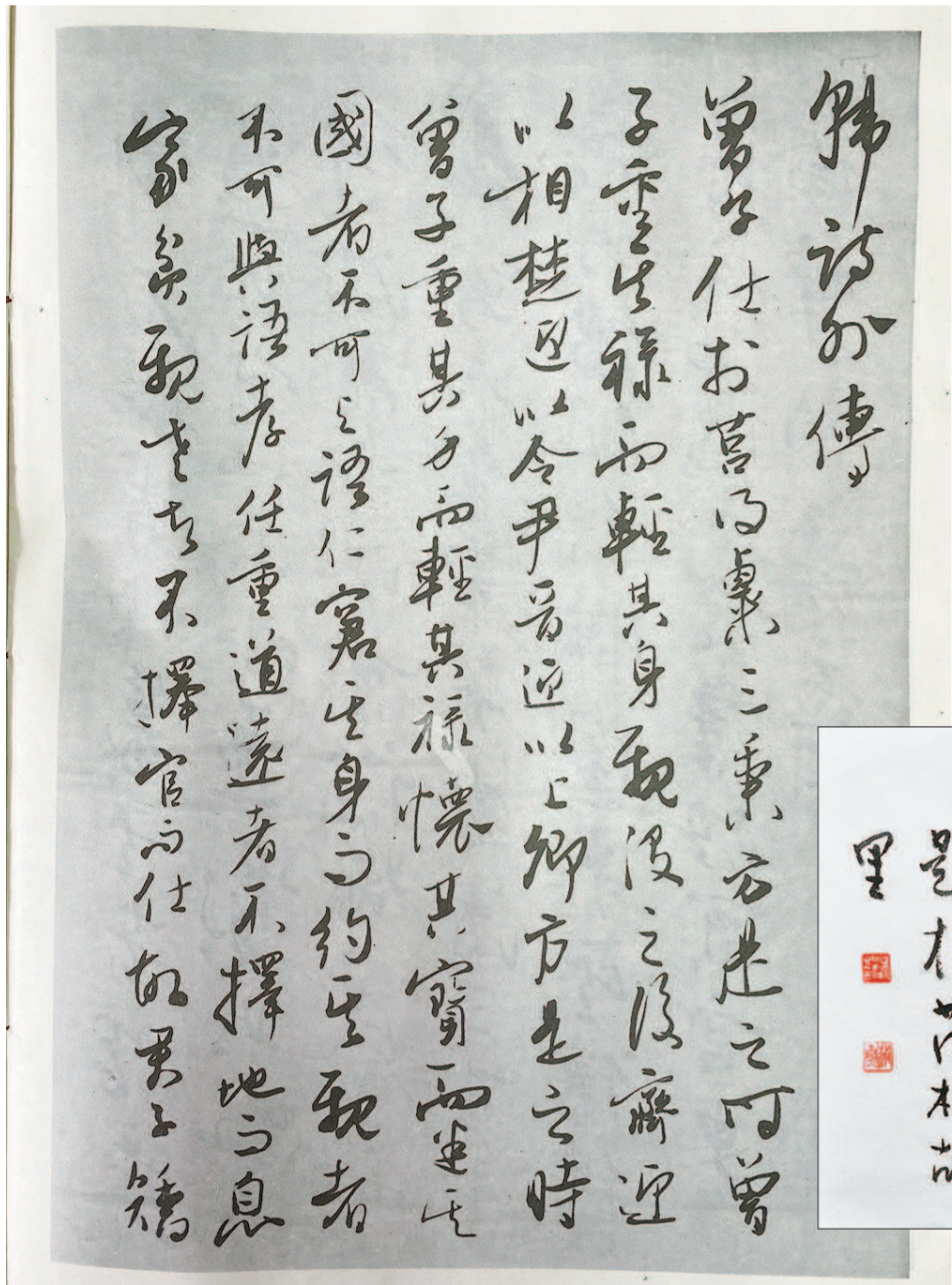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，我跟我弟弟想了个办法，把我父亲的字集成一块匾，到什么时候，或者开馆一周年，拿去换下来。这样，几方面都不得罪，而且也像个样子。”

最后说：“挺惦记家乡的事情。可身体不允许，力不从心。除非过两年身体好了，才能回去看看。”

“我希望家乡的乡亲、父老，和领导，能尊重我们晚辈的意见，把馆搞得大方一些，合理一些，搞得像个样子。因为三位（指吴作人、吴玉如、吴组缃）都是有名的文化人，不能有雅得俗的成分。”

家山难忘，故土难离。忽忽焉小如先生作古已十年。回顾其身世，回想其晚年对家乡的血脉情义，耳畔仿佛总响起老人家谆谆嘱托的声音。

2023年4月17日写毕 9月8日改定



左：吴玉如先生书法。右：吴小如先生茂林题词

## 第251户业主

与先生领证之后，我们在家人帮助下买房，2023年初住了进去。这是毕业后的第十一年，居住意义上的“北漂”生活终于结束，在两千万居民的巨大城市中，我有了相对安定的一隅，不必再搬来搬去。

晚春的一天，我走进居民楼，倏然，一道黑影穿透暮光，从眼前掠过。抬头一看，楼门厅的天花板上，竟有个燕子窝。我回头的点儿，这位业主也回了，身影在巢口一闪而没。

从前在南方，见的燕子窝大多像个泥碗，敞口朝天，泥巴里乱糟糟混着草秆。那是家燕的窝。北京却是金腰燕更常见些，燕窝像个大大小小口的壶，紧扣在天花板上，建材是纯泥，光洁精致。北京人埋汰家燕，喊它“拙燕儿”，叫金腰燕则是“巧燕儿”。但也有些歪形巢，半截乱、半截整洁，巧了又没完全巧，是金腰燕抢了家燕巢，再加工的“二手房”。

眼前这一个，是纯正的金腰燕自建房，而且显然被业主精心维护着。正是下班时间，门厅人来人往，无人注意高高的天花板。都说燕子会挑有福之家的檐下做窝，住宅楼来登燕子严选，本楼250户人家，都悄悄地有福了。

说来也巧，写下《雀巢》的时候，我还是租房的北漂一族，与我相邻的麻雀，也租借楼宇间闲置的空洞巢。虽然用木皮革草装修后，那也能变成一个个遮风挡雨、温暖舒适的家，但能否长住，并不由己。哪天人家要把空调装上，租客就得搬走。

而我刚刚转变生活方式，定居下来，就遇到了有“固定房产”的新邻居，巧合得有点温馨。三楼走廊的小阳台，恰好能隔着铁栅栏，看见燕窝的开口，从那天起，我常常拎上小望远镜去“串门”。

## 有形的风

跟家燕那水墨画一般的配色相比，金腰燕其实更符合“小燕子，穿花衣”。它们黑色的羽翼有明显的钢蓝光泽，后颈、后腰舒展一片橙黄，肚子则是杂有黑线的浅亚麻色。舒展羽翼，轻快掠过时，就像一缕斑斓的风。

壶形巢的小口紧贴天花板，燕子归巢，翅膀却从不会触顶，总能在最后一瞬完美收住，江流入海般顺滑地钻进去。离巢则似跳水，居高一跃，身体抛坠到半空，双翼忽开，凭空消去重量感，翩然而去。有一回，我眼看燕子在巢沿一脚踩空，却迅速拧身展翅，依旧优雅地飞走了。燕子熟悉空气，好像这天地之间的空白，都是它们羽翼的延伸。

这天，一只大燕子刚走，有个麻雀鬼鬼祟祟

冲着燕巢飞去。麻雀和燕子体型相差不大，常常仗着鸟多势众去抢燕子窝，将燕卵、幼雏从窝里推出摔下。好在燕子没走远，立即察觉异常，尖鸣回防。它像一把风刃横插过来，在麻雀碰到巢之前，凌厉地切断了对方的飞行路线。电光石火、免起鹤落，眨眼间麻雀已被打跑。燕子威风地在门厅里巡航一圈，飞过我面前时，肚皮几乎蹭到铁栅栏上，又快又近，我猜我也受到了一次警告。

## 邻居家的儿童

发现燕巢时已是5月下旬，北京的金腰燕，这时该在育雏了。直到5月底，窝里都静悄悄的，但每隔十几分钟，大燕子就会回来一趟。两只通常交替归来，有时马上就走，有时在窝里待几分钟。大约是小鸟刚破壳，还未长出绒羽，家长既要喂食，又要给孩子取暖。

有时能看出飞回的家长含着食物，下颌鼓鼓囊囊。神奇的是，这不影响它们出声，每次进出门厅，大燕子常会叫一声，像在跟孩子打招呼，“爸爸回来啦！”“妈妈出门啦！”那巢里是否有细弱的回应？我耳力不济，在附近麻雀的吵嚷中，怎么也分辨不出。

我担心燕窝会弄脏门厅地面，招致邻里厌恶，总犹豫要不要给物业说一声，在巢下铺个纸盒。又怕燕巢原本无人注意，一过明路，反遭不怀好意的人惦记。结果看了半个月，金腰燕是很讲卫生的邻居，巢下方始终干干净净。原来大燕子会将雏鸟的排泄物从窝里叼走，带去远处丢掉——那通常是一个圆鼓鼓的包袱，称为“粪囊”。为了保持巢内卫生、避免气味引来捕食者，很多鸟类都有幼雏拉出粪囊、家长“铲屎”的习性。

虽然看不见窝里光景，但能感觉到雏鸟在长大——家长铲屎的频率在提高，进窝的深度却在变浅。迅速成长的小燕子快把泥壶塞满了，家长们索性直接站在巢口喂。我使劲张望，看到黑暗中闪过两张小黄嘴。

六一节过去数天，我终于见到了金腰燕家的儿童。它们已经有了黑白分明的羽毛，开始好奇地探头探脑。每当大燕子回来，小崽们就

争先恐后挤到门口，张大嫩黄的嘴，振动身体：“喂我！”“喂我！”但家长自有原则，喂食次序公平，四个儿童发育得也很平均。刚吃饱的燕崽，会在兄弟姐妹间咕涌着掉个头，没有尾羽的秃屁股往外一撇，在巢沿拉一个白白的粪囊。下一秒，家长就闪电般冲过来叨走了。

一阵，儿童们全都挤到门口看我，把两位家长急得吱吱叫，一个跑回家门口，使劲把崽往怀里塞，另一个在门厅转圈飞行，甚至专门在我面前悬停——这动作之前也出现过几次，总觉得它在骂我。

## 挨骂的原因和道歉的诚意

天越来越热，北京罕见地在6月初就飙到40℃高温。大中午出门，看见两个燕子家长在矮楼上歇脚，尾羽的影子顺着白墙，拖下长长两道，像被毒辣的日光晒化了一样。这鬼天气还要不停地捉虫养娃，真不容易啊。

一天下午，我在最热的时候回来，发现两只金腰燕停在三楼小阳台，就落在那片铁栅栏上。猛然后，我想通了它们为何总飞到我面前悬停——那排栅栏晒不着太阳，该是它们平时歇脚的阴凉地儿。而我借大一只两脚兽，偏在栅栏里站着，它们不敢降落，只好骂骂咧咧。我却一直听不懂小鸟的怨言，害它们失去舒适区，平添了多少辛苦。

我把铁栅栏还给他们。但一想，再往后，燕子家的儿童出来学飞，一定会停在那儿。三楼最近有人家装修，小阳台被当成临时仓库，时常有人，对小鸟来说，其实也不能算安全。

当晚，我趁着月黑风高，把一根冬天刮大风时捡的、1米6左右的长树枝从办公室拖来，探出栅栏外，用铁丝绑好，在人类碰不到的位置固定了落脚点。这树枝形状、粗细都蛮符合鸟体工学，长度也足够燕子全家排排站，要是它们能飞上，就算接受我的赔礼道歉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来到小阳台，惊喜地发现大燕子已经接受了树枝。它们毫无顾忌地站在树枝上，就在我面前梳理羽毛。我跟燕子的距离，一下缩短到3米，中间隔着一道铁栅栏，双方都

很有安全感。

## 真正的好邻居

这天，我突然发现有两只燕子一起飞了回来，一个落在巢沿喂食，另外两个在门厅里盘旋鸣叫。其中一个，尾巴短短，飞行姿态透着一股手忙脚乱，驭风的本事还未圆熟。这是个燕崽啊！原来最早长成的孩子已经出来学飞了。

大崽虽然出了巢，饭还是要爸妈喂的。家长正给弟弟妹妹塞吃的，它非要凑过去扑腾争宠。家长没理它，喂完窝里的，一扭身就跑。大崽尚未掌握着陆技巧，一头撞到巢边的墙上，才发现抓不住，直接自由落体掉了下去。

巢下方是门厅的角落，瓷地砖，大崽可能摔懵了，半天没能飞出去。俩家长急得跳脚，在它头上炮轰一样地低飞、急鸣，却无法领它脱困。

我把望远镜一撤，正要下去帮忙，就看见一个邻居大哥过来了。大哥刚才在门厅接电话，可能注意到大燕子的动静，一边通着话，一边就往那角落走。我的心提到嗓子眼，生怕他伤害小鸟。却只见他弯腰把小燕子捡起来，看一眼，轻描淡写往外一抛，那小笨蛋就扑扇翅膀飞了出去。大哥的电话还继续打着，甚至讲话都没停顿一下。

我在楼上啪啪鼓掌：谢谢大哥，好邻居原来在这儿呢！

## 毕业

6月18日，邻居家的儿童都出了门，直到傍晚六点多，我才等到它们回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燕崽全都落到我架设在树枝上，衬着白墙，像一幅画。它们喜欢那根树枝！我在铁栅栏里乐得找不着北，幸福得眼眶湿润。

练了一天飞行，刚放学的孩子们欢乐地叽叽喳喳，蓬起浑身新毛，一边梳理一边打闹。两位家长一个落在树枝上，另一个落在巢沿，留意着我，但没阻止孩子待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。直到天色渐暗，燕崽才陆续钻回巢里。有一个迟迟不走，蹲在枝头，用黑溜溜的眼睛打量我，舒伸翅膀，扭腰抬脚，做完一套广播体操，方才

腾身而起，回家去了。

能欣赏小燕子站树枝的好日子，大约持续了十天。然后，它们就真正长齐飞羽，四散离去，成为广阔天地间独立的飞鸟了。

这天傍晚，燕巢和树枝都空空如也，门厅一片安静。七点多，金腰燕夫妇一前一后回来了。它们已经毫不在意坐在小阳台的我，径直停到树枝上，被酷暑折磨得张嘴呼呼喘气。然后慢慢静下来，进入放松状态，偶尔理羽，发出低低呢喃。

小燕子离开，约等于人类孩子大学毕业，父母终于得闲，能享受一会儿二人时光了。但这安宁很快就会结束，理论上，这对夫妻马上要生育今晚的第二窝，得赶在天气转凉前，将“二胎”孩子们养大。然后，它们会汇入迁徙的大部队，飞向遥远南方。燕巢、树枝和我，则在下一个春天等着。

夕阳下落，余晖漫涨，在那个空空的燕巢下方，也镀上了一条“金腰”。

## 燕归来

2024年的春天，就比以往多了一个念想，每天进出楼门，都要抬头看一看。

4月3日傍晚回家，头顶忽然响起一声清亮的燕鸣。我猛抬头，燕子一个跳水滑翔，从巢中翩然而下，自我头上飞过。

我的燕子回来啦！客观地说，这不一定是去年那两只燕子。迁徙几亿跨越半个地球，江湖路远，风雨飘摇，有许许多多燕子会消失在长途之中。而人类对小鸟如此脸盲，我并不能将去年的它们和其他燕子区分开。

但这又如何呢？只要归来此地，便是“我的燕子”。风月本无主，有心者得之，会对天地万物“自作多情”，或许正是生而为人的趣味所在。

两只金腰燕相互招呼着，一前一后回巢，又一前一后飞去。它们在楼前的春色中盘绕，恣意与春风嬉戏。

我如痴如醉看着，被燕羽摩挲过的春风，也温柔地抚过我的头顶。

